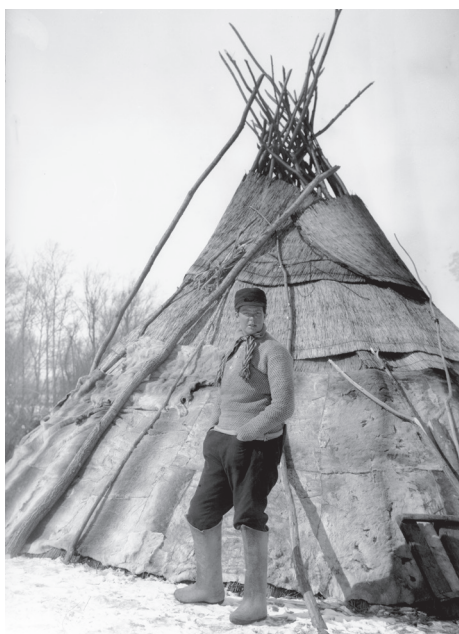


草原八十载 影像一瞬间

撰文·供图 吴文杰



20世纪30年代的埃塞尔·林格伦

上: 1931年, 巴彦呼硕敖包前牧民骑马转敖包

下: 2010年6月18日, 巴彦呼硕敖包前牧民骑马转敖包



在这些胶片曝光、显影、成像的80年后, 我有幸见到了它, 这些最早拍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自然景观和民俗众生相的照片, 让我着实感慨万千。80年的光阴不算长, 也不算短, 它恰恰是一个人一生的生命时间。80年后, 按照拍摄者遗嘱, 他的后人远过重洋, 千里迢迢, 把这些珍贵的影像送



回拍摄地，让影像轮回，献给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这些照片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人类学家埃塞尔·林格伦 (Ethel Lindgren) 和她的助理兼摄影师奥斯卡·玛曼 (Oscar Mamen) 于1929—1932年间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做田野考察期间拍摄的。

2016年6月18日，《英国剑桥与鄂温克大地——穿越世纪的回归影像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博物馆展出。7月18日，英国剑桥大学向内蒙古大学和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赠送包括埃塞尔·林格伦拍摄的呼伦贝尔人文自然照片在内的内蒙古少数民族影像资料的仪式在内蒙古大学举办。一位90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老人在照片中找到了2岁的自己，这是她感觉这辈子最神奇的一件事情。这次回归真正地完成了影像拍摄者的愿望，也实现了一帧照片的真正价值。因为这些80年前的影像，就像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一株株小草、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它只属于这片草原。这些珍贵的资料涉及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布里亚特蒙古族，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不仅是人类学家的资料，也是在呼伦贝尔生活的这些少数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拍摄者在日记和考察手稿中对拍摄的每一张照片的时间、地点、对象、场景都

上：1932年，猎民布库角勒在翁根浩斯（鄂温克旗境内）
下：2011年7月，鄂温克猎民





奥斯卡·玛曼和猎民合影

有详细记述，从中可以看到每幅照片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历史内涵。这些影像资料的珍贵性显而易见，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进行研究的学者确实不多，可以说甚少。囿于设备等硬件匮乏，相关的影像、图片资料更是不多。埃塞尔·林格伦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蒙古族人文自然的影像记录，并作为影像资料保存至今，这对今天研究呼伦贝尔民族历史文化非常重要。也许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在80年前的那次草原影像之旅时没有想到，在他们考察研究呼伦贝尔人文自然的80年后甚至更久，有人在研究他们的照片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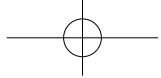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笔记，以此研究这段不算久远的历史。

1929年英国剑桥大学埃塞尔·林格伦博士和她的助理兼摄影师奥斯卡·玛曼在内蒙古东北部地区做人类学研究，并拍摄万余张照片和13个影像记录片，涉及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敖包祭祀、班禅喇嘛、寺庙、集市、三少民族的游猎生活、传统蒙古族村庄和定居点的日常等多方面内容。

1931年埃塞尔·林格伦来到呼伦贝尔。这一时期，她在海拉尔（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租了一处房子，作为考察海拉尔及周边地区的大本营。从1931年6月到1932年3月，埃塞尔·林格伦在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县）对索伦鄂温克族进行了密集的考察，尤其对重要节庆如每年一次的索伦敖包（瑟宾节、祭敖包，这习俗今天一直延续）仪式、甘珠尔节以及萨满仪式特别感兴趣。奥斯卡·玛曼在埃塞尔·林格伦考察期间一直陪伴左右，他本身亦是一位猎人，主要负责日常生活及后勤安排及摄影。

埃塞尔·林格伦的照片属于呼伦贝尔较早的图像资料记录，不仅记载了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历久弥新的风景，巴尔虎人、鄂温克和鄂伦春人的营地，达斡尔人、布里亚特人、额鲁特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村庄，还留下了居住在那里的社群和个人的生动写照。其中有历史人物，如官员、知名萨满、摔跤手等，为当地历史和社区传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有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在旅途中遇到的普通牧民和猎民，许多老人至今还记得他们。在很多情况下，这批照片是这些历史人物唯一的图像记录，至今之前人们还仅仅只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相关的故事。

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为途中所见的人物拍照，留下了大量的人物肖像图。他们不光对政治领袖、酋长、当地要员感兴趣，对普通百姓生活也很好奇，甚至与他们同行同住。从这些照片中，我们不仅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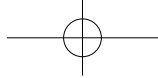
到时光在呼伦贝尔大地上流淌，还看见先辈的容貌、服饰、生活起居、宗教文化等等。一张张照片，成为了解当时社会时尚的方向标，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可以从中解读他们曾经的生活、精神状态，解读出那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这些照片为我们打开了照亮过去的那一盏明灯。此时的影像，不仅仅只是景物的观照，也成了时代的载体，复活了我们对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各族先辈的记忆。



上：1932年，蒙古包前的三个妇女

下：2008年，通古斯鄂温克妇女和儿童（鄂温克族有三个部落：通古斯、索伦、使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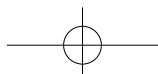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埃塞尔·林格伦具有观察民族生态细节的敏锐眼光。除了拍摄那些具有冲击力的肖像外，她和奥斯卡·玛曼采用多重角度，为我们揭

示了某些历史事件的重要线索，拉近我们跟图片中人物的距离。比如远近闻名的贵萨满曾参与了达斡尔族著名的黄格萨满的祭祀仪式，此一现象支持了萨满教没有严

上: 1931年, 马背上的索伦人

下: 2010年6月18日, 马背上聊天的牧民





格的“民族”或文化边界的观点。

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在伊敏和红花尔基(红花尔基国家森林公园)拍摄了最引人注目、震撼人心的照片,这些照片摄于1932年3月,即在他们离开呼伦贝尔前夕。他们从海拉尔出发,向南经南屯(即现在的鄂温克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托海镇)、巴彦呼硕(天下第一敖包——巴彦呼硕敖包所在地,著名歌曲《敖包相会》歌唱的地方),到额鲁特蒙古人聚居地,再沿伊敏河上游前往红花尔基,最后来到翁根浩斯鄂伦春营地,亦是此程的最远点。回程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由翁根浩斯去了松博克拖及松根图,最后沿原路返回海拉尔。一路上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经过几个索伦、额鲁特、鄂伦春章京(旗基层官员)的重要驻地。这些营地有游猎及游牧民族惯用的仙人柱和蒙古包,但也有用实木搭建的俄罗斯式房子(一般为头人的居所)。

如今山丘、河流、草地依然如斯,鄂温克牧民一眼就能看出当年照片的所拍地,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红花尔基和伊敏(华能伊敏电厂所在地)与现在又有所不同。首先,定居使在鄂温克旗生活的人们,无论在生产或居住模式上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30年代初鄂温克和鄂伦春生活区主要是游猎游牧营地,零散地分布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口结构的不同,20世纪前叶这里有很多俄国人,其中又分哥萨克人、鞑靼人及俄国犹太人。前者受当地文化影响,无论在风俗习惯或生活方式上都与鄂温克人接近。俄国犹太人则是原中东铁路的居民,后迁移到红花尔基附近。有一位俄国“章京”(“章京”一词是满语janggīn的音译,而满语janggīn则来自汉语将军)甚至同当地的鄂温克人通婚。相反地,这些俄国人也影响了本地的鄂温克人和其他原住民,如采用俄式木屋等。

埃塞尔·林格伦在各个地方停留的时



上: 20世纪30年代,侨居在鄂温克旗的俄国人别拉尔索科洛夫
下: 2015年6月,布里亚特人赶车

间都不长,不过她那高大的高加索人特征显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埃塞尔·林格伦亦被当地人的服装和生活方式所吸引,尤其让她着迷的是翁根浩斯这个地方,她和奥斯卡·玛曼拍了许多不同背景的同一个人的照片。这大概是20世纪前、中期数目最多的呼伦贝尔人物肖像照。

萨满也许是埃塞尔·林格伦最感兴趣的文化。她曾几次亲眼见到萨满做仪式,不失时机地观察并记录下来,她可能想尽了一切办法才有机会拍下这些神圣的仪式。即便离开了呼伦贝尔,她对萨满的研究兴趣依旧延续。多亏了埃塞尔·林格伦,我们



左: 1931年, 鄂温克猎民噶尔桑和他的马
右: 2010年2月, 牵马的鄂温克青年



得以看到那个时期生活于呼伦贝尔的最重要的萨满肖像。她对萨满的兴趣跨越了种族界限,并不局限于鄂温克族或达斡尔族。她唯一没能访问的是努敏干最后一位女萨满,这位萨满在埃塞尔·林格伦未及拜访前就与世长辞了。为弥补缺憾,埃塞尔·林格伦带走了她的萨满服,这套服装至今仍妥善保管于剑桥大学考古学及人类学博物馆。她对萨满的研究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埃塞尔·林格伦图片集为20世纪30年代初索伦旗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罕见而真实的写照。除了对牧区、节日、历史事件

做了丰富的记载之外,也为当时的官员、牧民和猎民的日常生活研究留下了重要的线索,当中涵盖了从贸易到节庆及与之相关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照片也可以看到人们的穿着打扮和房屋样式。这些照片强化了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揭开了已被遗忘的历史,或是人们对于过去的种种不同的想象。

另一个意外的发现是索伦旗人在装束上的巨大反差:满族官服从头到脚布满装饰,普通牧民的穿戴则平淡无奇,这差别或许就像现在的城里人和牧民。当人们对传统与复兴的兴趣越来越浓时,鄂温克旗的



左: 1932年, 蒙古族牧民通禄一家
右: 2007年4月3日, 蒙古包前的两个人



人们会对这些平凡的照片产生出最大的兴趣, 照片展示出鄂温克传统与现代服装的差别及其80多年的演变进程。

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是较早在中国北方边境地区做考察的外国人。他们所拍摄的照片见证了呼伦贝尔的历史、民族、民俗和文化, 如其所是地将它们定格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在古老的风俗和传统游牧、游牧生活方式即将让位于现代化, 社会历史的力量将从根本上重塑包括内蒙古呼伦贝尔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1931—1932年, 埃塞尔·林格伦的考察就在日本对内蒙古和东北的侵略迫近之时, 而匆匆结束。

这些照片除了具有历史及民族学的价值, 还对今天生活在呼伦贝尔的人们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些照片是20世纪早期巴尔虎、鄂伦春、鄂温克和布里亚特人生活方式的再现, 它们就像一幅幅真实的静态画面, 展现了平凡的日常生活和节日的庆典, 使我们瞥见当时的个人、家庭、男人、妇女和儿童、猎人和牧民、中国和俄国商人, 如何生活和互动往来。这为当代巴尔虎、鄂温克、鄂伦春和布里亚特长者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图像, 他们将使用这一记忆工具去重温过去, 作为父母和祖父母的传承人, 用自己的声音继续讲述他们的故事。



上: 1931年, 巴彦呼硕敖包仪式: 昂邦章京

下: 2010年6月18日, 鄂温克旗干部群众祭祀巴彦呼硕敖包

莱布尼茨说过: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但另一俗语也同样精辟: 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看到埃塞尔·林格伦的照片, 我突然想起贾宝玉那句话: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在哪见过, 在梦里? 非也。拍摄呼伦贝尔, 我也拍了快20年了。从1987年起, 我也用相机记录了呼伦贝尔的人文自然, 埃塞尔·林格伦和奥斯卡·玛曼考察走过的地方, 拍摄的景观我也都去过, 只是那时候还





不知道，在80年前曾经有个英国人就拍摄过这些。因此，在看到他们的照片时，熟悉的场景、变迁的时代、延续的人文让我惊讶不已。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还是这片草原，还是这里的人们，变与不变，同与不同都在发生。我翻出自己照片，找出在同一地点、同一场景下拍摄的照片，一一对比，何曾相似，却迥然不同。想从中找出一些话题，悟出一些道理，瞬间的影像，定格流失的历史，老照片、新照片放在一起，更能显现影像的力

量，更能展示呼伦贝尔草原80年变迁。

时间的力量使埃塞尔·林格伦的每一幅照片变得沉甸甸，她严谨的态度，缜密的踏查，完美的记录，使这上万幅照片成为时间的金矿供后人挖掘研究。而我的拍摄只是凭着兴趣爱好，无意匹敌，只想在80年后的今天，用一点点色彩向埃塞尔·林格伦博士致敬。

(责编 桑新华)



上: 1932年, 妇女和儿童的合影

下: 2010年6月9日, 梳妆打扮的妇女和儿童



上: 20世纪30年代, 蒙古族牧民松根图
宁恩库尔、呼尔热
下: 2015年6月, 婚礼上的新娘和伴娘



左: 1931年, 那达慕摔跤(博克)比赛 右: 2012年7月, 呼伦贝尔市那达慕摔跤(博克)比赛

左: 1932年, 鄂伦春族妇女帕格玛 右: 2015年12月, 冬季那达慕上穿着鄂伦春服装的妇女



左: 20世纪30年代, 黄格萨满的服装 右: 2013年7月, 祭祀的萨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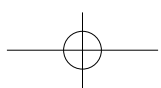
左: 1931年, 巴彦呼硕敖包 右: 2008年6月, 巴彦呼硕敖包



上: 2015年12月, 敖鲁古雅鄂温克人玛利亚·索依然居住在撮罗子里
左中: 1930年, 鄂温克人居住的撮罗子(使鹿鄂温克人传统民居)



右中: 1930年, 敖包附近扎营, 参加那达慕
下: 2013年, 敖包山下扎营, 即将举办那达慕大会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多地联动之 北京站科普系列活动热烈开幕

撰文 贺新强

2016年9月17日,由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组委会主办,北京植物学会承办,北京植物园及北京自然博物馆协办的大型宣传活动“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多地联动之北京站科普系列活动”在北京植物园科普馆正式拉开帷幕。

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嘉宾包括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名誉主席洪德元院士,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葛颂先生,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林金星先生,北京植物学会常务副理事长饶广远先生,北京植物园赵世伟园长,北京植物学会秘书长贺新强先生,《生命世界》杂志社副社长林月惠女士及北京植物学会会员共计六十余人,开幕式由贺新强秘书长主持。

首先,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林金星先生致辞,简要阐明了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的意义,表达了对参加开幕式领导、嘉宾及会员的欢迎,对中国植物学会、北京植物园、北京自然博物馆大力支持的感谢。参加开幕式的洪德元院士、葛颂先生、赵世伟先生等分别从申办过程、植物科普宣传的意义及北京植物学会的作用等多角度、多层次说明了本次科普活动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开幕式结束后,参加开幕式的领导嘉宾在北京植物园赵世伟园长的陪同下,参观了红树林展览及科普馆其他在展展览。

本次活动是为了庆祝2017年国际植物学大会将在深圳召开而举行。国际植物学大会(IBC)由生物科学国际联盟(IUBS)与国际植物学与真菌学会联合会(IABMS)授权主办,是国际植物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拥有百余年创办历史。第1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于1900年在法国巴黎召开,迄今已举办18届。国际植物学大会每6年举办一次,是

全球植物科学家讨论植物科学热点问题、交流最新研究、提出学术观点的重要集会,也是国际植物学届享有极高声誉的学术盛会。

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IBC 2017)将由中国植物学会与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于2017年7月23—29日在中国深圳召开。作为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国际植物学大会,IBC 2017的举办无论对中国还是国际植物学界都是一次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国际性学术盛事。

除了本次科普活动,北京植物学会近期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深圳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系列活动。



上:《生命世界》顾问洪德元院士和副社长林月惠
下:参会专家在北京植物园科普馆